

勞建白忠誠正直

不要十萬要走路

建白吾兄：

頃間晤談，已悉兄之心志。本局經濟之困難，盡人皆知，弟之所言，完全係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，擬有所相助也。吾人十餘年共事，弟固不願兄之離去。但兄十餘年工作之經過與同志相處之情形，兄必甚明瞭。故今後之去留，須兄自行作最後之決定也。

弟笠手上 五、一、下午四時廿分

這一封平平淡淡、誠懇懇、充滿人情味的信件，局外人看來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實際上，這一封信裏面包含着一件很動人、很有趣的故事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勞建白因爲工作不滿意，去找戴先生理論。勞建白是湖南人，人們常說湖南人驃子脾氣，勞建白驃子脾氣發作，同戴先生爭論起來。戴先生說他經過多年的磨練，還是同在黃埔時一樣孩子氣。他不管戴先生說什麼，硬是不幹了。

「好！」戴先生賭氣地說：「給你十萬元，你走吧！」

「戴先生！」勞建白的火氣更大了，他說：「你看錯人了。我勞建白不稀罕你的十萬塊錢，祇要你讓我走就成。我現在就走，不要你的一文錢。」

勞建白負氣走了，心裏覺得很輕鬆。想不到，當天晚上，戴先生給他送來前面這一封親筆信。勞建白把這封信看了再看，感激流涕，痛哭一場，一夜也睡不着覺。第二天一早，給戴先生寫了一封道歉的信，錢沒有要，路也沒有走成。勞建白的信：

兩公鈞鑒：

手示奉讀，感我公精神之偉大，義薄雲天；愧祖鄙之無能，空懷熱血。職以深受黨國培植，團體薰陶，故不敢妄自菲薄，而自絕以絕人。喪子才剛：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後日生。」自當視為經典也。老驥伏櫪，亟思遠行；髀肉復生，英雄氣阻。我心似水，伏唯鈞命是聽。專此敬祝

崇安！

職勞建白親筆

戴先生給勞建白的信最重要的兩句話：「吾人十餘年共事，弟固不願兄之離去也。」戴先生說過給他十萬元，想不到他却說不稀罕，戴先生又不能收回這句話，實際上，戴先生也真想送他一些錢，才在信裏說：「本局經濟困難，盡人皆知，弟之所言，完全係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，擬有所相助也。」

戴先生的這封親筆信，現在還保存在勞建白的手裏。

勞建白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，在廣東入伍時，同戴先生是同一個連，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。那時，黃埔的情形非常惡劣，各級黨部都被共產黨分子把持，把國民黨同志壓迫得喘不過氣來。勞建白性情剛烈，忍受不了共產黨的壓迫，時時露出不滿的態度，幾次想起來反抗共產黨份子。戴先生怕他鬧出禍來，一再阻止他、規勸他，不讓他隨便說話，不讓他輕舉妄動。起初，勞建白覺得戴先生老氣橫秋，年紀幾乎大了他一倍。心想 這個人年紀那麼大，大概是個投機份子吧？不是來革命的。後來，看到他慷慨義氣的作風，又處處照顧他，懂得的事理比他多得多，才對戴先生有了信仰，服服貼貼聽從規勸。所以，一直到十六年清黨，勞建白能够安然無事，沒有被共產黨整掉。

戴先生很念舊，他很了解勞建白的個性，所以，勞建白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後，戴先生對待他，仍舊如同在黃埔那個樣子愛護他。民國二十九年，我擔任局本部督察室主任，勞建白任重慶稽查處小龍坎檢查所所長。我每次路過小龍坎，總會看到他手執紅旗，在那裏辛勤工作着。有時車輛較少，他會讓我到他所裏談幾分鐘；有時車輛多些，他忙得離不開崗位，祇能打個招呼。

傳說扣留丁維汾

自從汪精衛逃離重慶，在南京成立偽組織，有些與他有關係的人，企圖逃走，去當漢奸。這種人有四

、五百個，奉命暗中管制，不准離開重慶。假如溜走一個，戴先生就吃不消。管制交通、檢查汽車，就是防止這些人溜走。勞建白知道責任重大，不敢放走一個，所以，日夜工作，不敢有絲毫疏忽。不過檢查汽車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既辛苦，又受氣，非任勞任怨不可。有許多中央大員不知道爲什麼要檢查汽車，不知道檢查的重要性，檢查人員又不能向他們說明檢查原因，因此，他們認爲檢查他們的坐車，是看不起他們，不給他面子，甚至誤會爲侮辱他們，常常對檢查人員予以責難。

有一天，中央委員丁維汾先生乘車路過小龍坎，勞建白手執紅旗，命令停車。司機覺得車上坐的是丁先生，你憑什麼敢要他停車？硬是不買賬，想闖過紅旗，但又不敢把手執紅旗的人撞死。結果，車子打了個轉，停在右邊。按照當時的交通規則，車子應當停在左邊，不能停在右邊。（那時汽車司機坐在左邊，行人車馬靠左邊走。）停在右邊，就是違犯交通規則。汽車停止以後，丁先生的副官下了車，非常生氣，把勞建白大罵一頓。他沒有想到，勞建白比他還威風，立刻把他抓到檢查所，然後，數說他的罪狀：

第一，檢查是政府的規定，任何人都應當接受檢查，拒絕檢查就是反抗政府的命令。

第二，停車應當停在左邊，現在停在右邊，就是違反交通規則，違反交通規則，應當予以處罰。

勞建白理直氣壯，把那位副官數說得目瞪口呆，自知理屈，一再道歉，說明車上坐的是丁先生，勞建白才把他送回汽車。此事發生，丁先生坐在車上，始終沒有說一句話。勞建白既然知道車上坐的是丁維汾先生，所以走到汽車的旁邊，向坐在車上的丁先生敬了一個禮，把汽車放行。勞建白非常天真，他以爲汽

車既已放行，他又向丁先生敬過禮，事情就算結束了。

小龍坎檢查事件發生後第二個星期一，中央舉行總理紀念週，丁維汾先生沒有出席。

「丁先生怎麼沒有來？」委員長看見出席的人當中沒有丁維汾先生，突然詢問。

「丁先生被稽查處檢查所扣留啦！」有人這樣回答。



勞建白在黃埔軍校肄業時的照相。

那還了得！檢查所居然敢把丁維汾先生扣留

，不能出席。總理紀念週。委員長聽說，很生

氣，命令徹查。稽查處屬於重慶衛戍總司令部，

衛戍總司令劉峙將軍一聽檢查所闖下大禍，很是

着慌，也很生氣，立刻找稽查處長趙世瑞去，大

發雷霆。很顯然地，妒忌戴先生的人，借題發揮

，想把問題擴大，來打擊戴先生。戴先生呢？非

常坦然，他的工作同志有了差錯，他絕不袒護，

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。他心裏明白，勞建白脾氣

不好是天性，但是工作認真，並不算差誤。所以

，當局本部傳說勞建白闖了禍，戴先生却始終沒

有公開責備過他。戴先生告訴趙世瑞，帶勞建白去見劉峙總司令說明經過，任由他去處置。

勞建白把經過情形報告了劉總司令，他才明白，檢查所並沒有扣留過丁先生，而且勞建白處理這件事也沒有錯誤。可是問題鬧得委員長都知道了，該怎麼辦呢？當然，勞建白的檢查所長不能再幹了，並且告訴勞建白，受點委屈，處以約束兩星期的處罰，來了結這一件事。

小龍坎事件，雖然勞建白吃了一些虧，可是收效却很不小。因為這一件事鬧得那麼大，中央大員差不多都知道了，無形中起了一種遏阻作用。他們知道檢查人員辦事認真，什麼也不怕，自然而然，不敢自以爲地位高，再拒絕檢查，自討無趣了。因此，給檢查人員打出一條坦蕩的道路，減少了許多麻煩。

平凡的傑出人物

勞建白曾撰寫過一篇紀念戴先生的文章，敘述黃埔入伍時的生活情形，非常有趣，那是極珍貴的史料。他和戴先生同連入伍，在一起生活將近一年，別人就寫不出這樣真實充滿真情的文章。

勞建白的紀念文章是這樣的：

「民國十四、五年之間，正是軍閥們殘民以逞，爲害國家最烈的時候。故有識之士均懷有爲天下之憂而憂的沉痛心情，尤以青年學子更是熱血沸騰，不惶寧處。廣東爲革命策源地，黃埔——無形中成了他們心嚮往之的聖地。而正值內戰方酣，去廣東要不是經過軍閥盤據的地區，有鼎鑊自甘的精神，就必須跋涉

千里，以嚼風霜之苦的經歷，才能如願以償。

「我是在長沙有三千人報名，僅僅錄取六百人，其中的幸運者之一。由長沙步行，於十五年九月下旬才到廣州市。於華寧里旅館中寄宿一宵後，即往長堤天字碼頭黃埔軍校入伍生部報到，被分發至北教場汪營長處編組受訓。不數日，又被撥至沙河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十七連。至此始心情稍定，一切均已步入正軌，與同學們始漸有交往。

「一位四川籍的××（係共產黨份子，清黨時離校，自首後入南京黨務學校）係連黨部執行委員，個子不高，外貌和善，頗工心計，嘗借書刊給我看，故頗為接近。而與我同一課桌，坐在我右邊的戴笠，反而不能引為同調。有時候我還會有意或無意的用右肘去妨礙他看書寫字。因為他常有把頭偏向一邊的習慣，口又常常張開，不用鼻孔呼吸。尤以星期天常來找他的那位朋友（徐亮），臉斜腿細，聲音柔弱，更不能使人發生好感。直到有一天自習的時候，他在桌子上用一張最大的信紙，向右邊斜斜的放着，偏了頭，用毛筆在寫信。我始覺得頗有愀意似的，向左邊讓了一讓，而眼光無意中看到了他那雖有體實頗怪的大型字，正在『寫心香一柱遙祝健康』，向他母親報平安的家信，這才引起了我心內的共鳴，因我那時也正有老母在堂。

「他信寫好之後，才毫不經意的微笑着，隨便問了我一聲：『你是不是也需要寫家信？』至此，我們才正式有了交往，也常討論些學術上的問題。對主義、對時事，我才有了更正確的認識，因此也奠定了我

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基礎。他平時很少說話，但言必有中，行事爲人，則頗有古俠士風，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勸人。

「駐防東莞，實行清黨時，由於他的建議，致使本連清黨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，更加表現了他卓越的才識，因而使他也成爲十九連同學的人望。至於他是否當過連黨部執行委員，因時隔五十年，已不能確切記憶了。但當時的連黨部執行委員均爲共產黨份子或其同路人，因爲他們有黨團組織以資運用，以爲把持黨務的工具。

「不久之後，他因參加騎兵營，我們也就分散了。以後多少年都無聯絡，一直到二十二年，我在軍校任少校區隊長時，在鷓鴣巷見了他，他請我吃飯，並且拿校長蔣公給他的命令給我看：『在杭州警校服務兩年，即無條件保送德國留學。』勸我去杭州工作。基於老同學的情誼及有去德國留學的希望，從此就作了他的部下，永未逾越，也再不敢當面叫他戴笠了。

「思往事，憶故人，慨然有感！爰以平凡的事記這一傑出的人物，國步艱難，今尤勝昔，總不免想：『我們國家多麼需要你！』」